

金色俄罗斯

Золотая Россия

| 主编·汪剑钊 |



Майное майновх

## 秘中之秘

—— 伏·伊万诺夫中短篇小说选



[苏] 伏·伊万诺夫 / 著

王丽欣 于婷婷 / 译



伏·伊万诺夫

强烈的中亚地域色彩与浓厚的民间文学  
特点贯穿全书

以浓缩的短篇小说艺术形式展现西伯利亚独特的异域风情

被视为词藻华美的散文大师



四川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中之秘：伏·伊万诺夫中短篇小说选/（苏）伏·伊万诺夫著；王丽欣，于婷婷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2

（金色俄罗斯/汪剑钊主编）

ISBN 978-7-220-12656-7

I. ①秘… II. ①伏… ②王… ③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苏联②短篇小说—小说集—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267088 号

MIZHONGZHIMI

## 秘中之秘

伏·伊万诺夫中短篇小说选

[苏] 伏·伊万诺夫 著 王丽欣 于婷婷 译

出版人  
策划组稿  
责任编辑  
责任校对  
装帧设计  
责任印制

黄立新  
黄立新 张春晓  
张春晓  
郭明武  
张迪茗  
祝 健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bs@sina.com](mailto:sc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624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6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7.375

字 数

161千

版 次

2022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22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12656-7

定 价

56.00元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453

## 金色的“林中空地”（总序）

汪剑钊

2014年2月23日，第二十二届冬奥会在俄罗斯的索契落下帷幕，但其中一些场景却不断在我的脑海回旋。我不是一个体育迷，也无意对其中的各项赛事评头论足。不过，这次冬奥会的开幕式与闭幕式上出色的文艺表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迄今仍然为之感叹不已。它们印证了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由衷的热爱和自觉的传承。前后两场典礼上所蕴含的丰厚的人文精髓是不能不让所有观者为之瞩目的。它们再次证明，俄罗斯人之所以能在世界上赢得足够的尊重，并不是凭借自己的快马与军刀，也不是凭借强大的海军或空军，更不是凭借所谓的先进核武器和航母，而是凭借他们在文化和科技上的卓越贡献。正是这些劳动成果擦亮了世界人民的眼睛，引燃了人们眸子里的惊奇。我们知道，武力带给人们的只有恐惧，而文化却值得给予永远的珍爱与敬重。

众所周知，《战争与和平》是俄罗斯文学的巨擘托尔斯泰所著的一部史诗性小说。小说的开篇便是沙皇的宫廷女官安娜·帕夫洛夫娜家的

舞会，这是介绍叙事艺术时经常被提到的一个经典性例子。借助这段描写，托尔斯泰以他的天才之笔将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一一拈出，为以后的宏大叙事嵌入了一根强劲的楔子。2014年2月7日晚，该届冬奥会开幕式的表演以芭蕾舞的形式再现了这一场景，令我们重温了“战争”前夜的“和平”魅力（我觉得，就一定程度上说，体育竞技堪称一种和平方式的模拟性战争）。有意思的是，在各国健儿经过十数天的激烈争夺以后，2月23日，闭幕式让体育与文化有了再一次的亲密拥抱。总导演康斯坦丁·恩斯特希望“挑选一些对于世界有影响力的俄罗斯文化，那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于是，他请出了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引以为傲的一部分重量级人物：伴随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演奏，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经典作家和诗人在冰层上一一复活，与现代人进行了一场超越时空的精神对话。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像雪片似的飘入了每个人的内心，滋润着后来者的灵魂。

美裔英国诗人 T. S. 艾略特在《诗的作用和批评的作用》一文中说：“一个不再关心其文学传承的民族就会变得野蛮；一个民族如果停止了生产文学，它的思想和感受力就会止步不前。一个民族的诗歌代表了它的意识的最高点，代表了它最强大的力量，也代表了它最为纤细敏锐的感受力。”在世界各民族中，俄罗斯堪称最为关心自己“文学传承”的一个民族，而它辽阔的地理特征则为自己的文学生态提供了一大片培植经典的金色的“林中空地”。迄今，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长成参

天大树的作家与作品已不计其数。除上述提及的文学巨匠以外，19世纪的茹科夫斯基、巴拉廷斯基、莱蒙托夫、丘特切夫、别林斯基、赫尔岑、费特等，20世纪的高尔基、勃洛克、安德列耶夫、什克洛夫斯基、普宁、索洛古勃、吉皮乌斯、苔菲、阿尔志跋绥夫、列米佐夫、什梅廖夫、波普拉夫斯基、哈尔姆斯等，均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进入了经典的行列，向世界展示了俄罗斯奇异的美与力量。

中国与俄罗斯是两个巨人式的邻国，相似的文化传统、相似的历史沿革、相似的地理特征、相似的社会结构和民族特性，为它们的交往搭建了一个开阔的平台。早在1932年，鲁迅先生就为这种友谊写下一篇“贺词”——《祝中俄文字之交》，指出中国新文学所受的“启发”，将其看作自己的“导师”和“朋友”。20世纪50年代，由于意识形态的接近，中国与苏联在文化交流上曾出现过一个“蜜月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俄罗斯文学几乎就是外国文学的一个代名词。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些名著，如《叶甫盖尼·奥涅金》《死魂灵》《贵族之家》《猎人笔记》《战争与和平》《复活》《罪与罚》《第六病室》《丽人吟》《日瓦戈医生》《安魂曲》《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静静的顿河》《带星星的火车票》《林中水滴》《金蔷薇》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曾经是坊间耳熟能详的书名，有不少读者甚至能大段大段背诵其中精彩的章节。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翻译成中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已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现代汉语中的经典文本，就像已广为流传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喀秋莎》《山楂树》等一样，后者似乎已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的民歌。迄今，它们仍在闪烁金子般的光芒。

不过，作为一座富矿，俄罗斯文学在中文中所显露的仅是冰山一角，大量的宝藏仍在我们有限的视域之外。其中，赫尔岑的人性，丘特切夫的智慧，费特的唯美，洛赫维茨卡娅的激情，索洛古勃与阿尔志跋绥夫在绝望中的希望，苔菲与阿维尔琴科的幽默，什克洛夫斯基的精致，波普拉夫斯基的超现实，哈尔姆斯的怪诞，等等，大多还停留在文学史上的地图式导游。为此，作为某种传承，也是出自传播和介绍的责任，我们编选和翻译了这套“金色俄罗斯丛书”，其目的是进一步挖掘那些依然静卧在俄罗斯文化沃土中的金锭。可以说，被选入本丛书的均是经过了淘洗和淬炼的经典文本，它们都配得上“金色”的荣誉。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就“经典”的概念略做一点说明。在汉语中，“经典”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书·孙宝传》：“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汉朝是华夏民族展示凝聚力的重要朝代，当时的统治者不仅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而且也希望在文化上设立标杆与范型，亟盼对前代思想交流上的混乱与文化积累上的泥沙俱下状态进行一番清理与厘定。客观地说，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虽说也因此带来了“罢黜百家”的重大弊端。就文学而言，此前通称的“诗三百”也恰恰在那时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被确定为后世一直崇奉的《诗经》。关于“经典”的含义，唐代的刘知幾在《史通·叙事》中有过一个初步的解释：“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这里，他将圣人与前贤的文字著述纳入经典的范畴，实际是一种互证的做法。因为，历史上那些圣人贤达恰恰是因为他们杰出的言说才获得自己的荣名的。

那么，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什么是经典呢？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

代汉语词典》给出了这样的释义：1. 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博览经典。2. 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不同于词典的抽象与枯燥，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归纳出了十四条非常感性的定义，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其中两条：其一，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其二，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参照上述定义，我们觉得，经典就是经受住了历史与时间的考验而得以流传的文化结晶，表现为文字或其他传媒方式，在某个领域或范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典范性，可以成为某个民族甚或整个人类的精神生产的象征与标识。换一个说法，每一部经典都是对时间之流逝的一次成功阻击。经典的诞生与存在可以让时间静止下来，打开又一扇大门，带你进入崭新的世界，为虚幻的人生提供另一种真实。

或许，我们所面临的时代确实如卡尔维诺所说：“读经典作品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步调不一致，我们的生活步调无法忍受把大段大段的时间或空间让给人本主义者的悠闲；也与我们文化中的精英主义不一致，这种精英主义永远也制定不出一份经典作品的目录来配合我们的时代。”那么，正如沙漠对水的渴望一样，在漠视经典的时代，我们还是要高举经典的大纛，并且以卡尔维诺的另一段话镌刻其上：“现在可以做的，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发明我们理想的经典藏书室；而我想说，其中一半应该包括我们读过并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另一些应该是我们打算读并

假设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书。我们还应该把一部分空间让给意外之书和偶然发现之书。”

愿“金色俄罗斯”能走进你的藏书室，走进你的精神生活，走进你的内心！

## “谢拉皮翁兄弟”中译本总序

中国读者对于“谢拉皮翁兄弟”这一文学团体并非一无所知。个别作家的某些作品已有过中文译本（如费定的《城与年》、伊万诺夫的《铁甲列车》等）。其中，康斯坦丁·费定、伏谢·伊万诺夫、尼古拉·吉洪诺夫、米哈伊尔·斯洛尼姆斯基被认为是苏联经典文学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好代表，同时他们也是苏联作家联盟委员会的成员。而维尼阿明·卡维林、米哈伊尔·左琴科等则继承了俄罗斯经典文学传统。同时，他们的创作命运与20年代文学语境紧密相连。当时，他们视自己为一个整体，为“兄弟”，为“谢拉皮翁”。就这一关系，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该团体毋庸置疑的领袖及其代表列夫·隆茨在自己宣言式的文章《为什么我们是谢拉皮翁兄弟》中的观点：“我们不是一个学派，不是一种潮流，也不是霍夫曼的训练班。我们不是某个俱乐部的票友，不是同事，不是同志，而是兄弟！”米哈伊尔·斯洛尼姆斯基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道：“我们自愿聚集在一起，没有规章和制度，我们只通过直觉来挑选新的成员。”

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夏天。当时《世界文学》出版社开设了一个工作室，目的是培养有才华的年轻人成为翻译人员。该工作室位于彼得格勒艺术之家（简称 ДИСК），在马

克西姆·高尔基的领导下，这些年轻人在艺术上产生了自己的见解。但他们很快发现，自己渴望掌握的语言艺术与文学技巧不仅仅局限于翻译领域，还逐渐转向了文学领域。该工作室是为那些由著名的作家、诗人、语文学家领导的一系列关于体裁的研讨会而成立。例如，由尼古拉·古米廖夫主持的研讨会。正是在古米廖夫的课堂上出现了未来的团体成员，波兹涅尔和叶莉扎韦达·波隆斯卡娅。

叶甫盖尼·扎米亚京在“谢拉皮翁兄弟”的文学道路上起到了无可置疑的关键作用。1919年至1921年间，扎米亚京开始为年轻作家们讲授艺术小说技法课程，他在课堂上表达了自己对于综合理论、创造心理学、情节与故事之间关系的理解，在语言技法方面对作家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你们说的话越少，这些话所表达的内容就越多，作用就越大，艺术效果也就越强烈。”米哈伊尔·左琴科、尼古拉·尼基京、列夫·隆茨、伊利亚·格鲁兹杰夫均出席了扎米亚京关于“谢拉皮翁兄弟”小说未来创作研讨会，他们都来跟老师学习文学的简洁艺术。

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一段时间曾主持过研讨会。尼古拉·楚科夫斯基在回忆其中一次会议时说，会上有关文学事宜他只字未提，取而代之的是，他转述了一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什克洛夫斯基本人在土耳其和波斯发生的非常有趣的冒险经历（后来成为他的小说《感伤的旅行》中情节的一部分）。

1920年，米哈伊尔·斯洛尼姆斯基搬进了艺术之家。正是在那个时候，研讨会的参与者被划分为两个文学团体：一个是“诗人行会”，另一个就是“谢拉皮翁兄弟”。前者认为文学创作必须要依靠古米廖夫的审美标准，并拒绝撰写现代生活；而后者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书写现代生活才是十分必要的。理念不同导致的结果是：社会上出现了两类和睦相处的伙伴，他们各自过着独立的生活。

1921年，大家一同在艺术之家庆祝了新年。这也成为该文学团体形成的前兆。第二个文学团体的代表们——未来的“谢拉皮翁兄弟”们聚集在那里，其中包括阿隆季娜、加茨凯维奇、萨佐诺娃、哈里通和卡普兰，他们成为后来的“谢拉皮翁姐妹”。就这样，未来文学团体的成员之间开始建立起友好的联系。

并非所有的“谢拉皮翁兄弟”都是在艺术之家开启自己的创作之路。正如斯洛尼姆斯基所言，费定是在1920年首次访问高尔基之后才来到艺术之家的。什克洛夫斯基带来了卡维林，在介绍他的时候并没有介绍他的名字，而是介绍了他参加比赛的小说名字——《第十一条定律》。比赛是于1920年冬季在艺术之家举行的。正如楚科夫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得益于这事件，费定和卡维林才走进了“谢拉皮翁兄弟”的文学圈（卡维林这个姓氏是作家济利别尔从1922年开始使用的笔名，这件事从9月24日他写给高尔基的信中可以得到证实）。获得小说竞赛一等奖的作品是费定的《果园》，获得二等奖的作品是尼基京的《地下室》，获得三等奖的作品是卡维林的《第十一条定律》。此外，被提名的作品还有隆茨的《天堂之门》和吉洪诺夫的《力量》。比赛结果于1921年5月，也就是在文学团体成立之后才公布。

“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团体的第一次会议是在艺术之家斯洛尼姆斯基的房间里举行的。这件事在楚科夫斯基的回忆录中得到了记载。此次会议正式宣布了“兄弟”团体成员的名单：格鲁兹杰夫、左琴科、隆茨、尼基京、费定、卡维林、斯洛尼姆斯基、波隆斯卡娅、什克洛夫斯基和波兹涅尔。斯洛尼姆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提到了关于团体成立时的情景。他写道：1921年2月1日，一群年轻的作家在高尔基的带领下，在他的房间里相互朗读着自己的小说。从那时起，他们每周都聚会一次。费定在《高尔基在我们中间》一书中也提到了这件事：“每个

星期六，我们所有人都会在斯洛尼姆斯基的房间里一直坐到深夜，我们相互阅读某篇新的小说或者诗歌，然后开始讨论它们的优点或缺点。我们风格迥异，我们的作品在友好的氛围中不断得到改进。”

在所有的公开演讲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艺术之家举行的两场广为人知的文学晚会。第一场在1921年10月19日，普希金“贵族学校”周年纪念日举行。在晚会上，费定、斯洛尼姆斯基、伊万诺夫和卡维林分别朗读了自己的作品。第二场在1921年10月26日举行，波隆斯卡娅、楚科夫斯基、左琴科、尼基京和隆茨朗读了自己的作品。这两场晚会开幕式的致辞人均为何克洛夫斯基。

什克洛夫斯基、楚科夫斯基和斯洛尼姆斯基均提供过一些关于该文学团体名字由来的信息。什克洛夫斯基写道：“谢拉皮翁兄弟”这个名字很可能是卡维林所取。楚科夫斯基回忆道：在1921年2月1日，该团体的第一次会议上，当时德国浪漫主义者霍夫曼的推崇者卡维林提出了“谢拉皮翁兄弟”这个名字。隆茨和格鲁兹杰夫对此想法表示赞同，但是其他人却反应冷淡。这是由于包括楚科夫斯基本人在内的许多人都对不熟悉霍夫曼的那本同名小说。后来隆茨在解释的时候还提到了僧侣会议——在这样的聚会上，每个人都要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而该文学团体的成员们同样是聚集在一起，然后相互阅读自己的作品。因为这种相似性的存在，所以这个名字是十分恰当的。

但波隆斯卡娅却坚持认为隆茨是团体名称的发起者：“当列夫·隆茨建议称我们的团体为‘谢拉皮翁兄弟’时，我们所有人都被‘兄弟’一词吸引了，甚至都没有想到隐士谢拉皮翁。”波隆斯卡娅很可能是根据隆茨那篇著名的关于“谢拉皮翁兄弟”的文章而做此判断。斯洛尼姆斯基的版本则略有不同：这个名字是在一次会议上被选出来的，然而理由却是有其偶然性。据斯洛尼姆斯基回忆说：“在我的桌子上，放着一

本不知道谁带来的书，破烂的亮绿色封皮上写着：霍夫曼的《谢拉皮翁兄弟》，革命前由《外国文学学报》出版。”不知是谁（完全没人记得）拿着书高喊道：“就是这个！‘谢拉皮翁兄弟’！他们也聚集在一起互相阅读自己的作品！”因此，彼得格勒的“谢拉皮翁兄弟”与霍夫曼笔下主人公们的相似性也是该团体名字由来的原因之一。

尽管后来这个名字一直保留了下来，但是在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个名字只是临时的选择。还有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小组成员会议期间，这本书会出现在桌子上，这件事又与什么有关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顾一下，在20世纪20年代的苏维埃，俄罗斯霍夫曼的作品都经历了哪些事件。

1920年11月，也就是该团体第一次会议前几个月，在莫斯科著名的塔伊罗夫剧院，举行了根据霍夫曼同名小说改编的剧本《布拉姆比尔拉公主》的首映式。此次演出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受到了知识界的热烈讨论；第二个同样重要的事情是：至1921年《谢拉皮翁兄弟》最后一卷已经出版一百年了。我们相信，这也是该书在团体会议期间出现在会议室的原因之一；最后一点，1922年是霍夫曼逝世一百周年。越接近那一天，大家对这位德国作家的作品就越感兴趣。1922年由著名的艺术评论家布拉乌多创作的献给霍夫曼的一篇特写在苏联出版。由此可见，“偶然”出现在桌子上的书正是当时国内文化生活中各个事件的结果。

回到彼得格勒“谢拉皮翁兄弟”话题。该团体成员的构成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它在1921年发生变化。在1921年4月中旬，波兹涅尔移民。虽然是他父母的决定，但是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也一同离开了自己的祖国。楚科夫斯基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们和隆茨在华沙站为他送行的场景。

伏谢·伊万诺夫是在团体形成之后才加入“谢拉皮翁兄弟”的。据楚科夫斯基回忆，在“谢拉皮翁兄弟”们与高尔基的第一次联合会期间，在高尔基的介绍下，他们认识了伏谢·伊万诺夫及其作品。随后伏谢·伊万诺夫就加入了兄弟团。这件事也在伏谢·伊万诺夫本人的回忆录中得到了证实。他写道，高尔基介绍他与年轻的“谢拉皮翁兄弟”们认识。随后伏谢·伊万诺夫也成为“谢拉皮翁兄弟”的一员。据楚科夫斯基回忆，吉洪诺夫加入团体是在1921年11月之后。

经过多番考量，最后我们确定了该文学团体成员的名单：伏谢·伊万诺夫、斯洛尼姆斯基、左琴科、卡维林、尼基京、费定、隆茨、吉洪诺夫、波隆斯卡娅、格鲁兹杰夫。该名单在《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三版《大苏联百科全书》和斯洛尼姆斯基的回忆录中均有体现。

兄弟团中的每个人都有个滑稽的绰号。这些绰号可能与霍夫曼小说中的讲述者有关。正是在这些绰号中产生了最原始的游戏元素。作家阿列克谢·列米佐夫也参与其中，为兄弟团成员提供了一些私人绰号。弗列津斯基对彼得格勒“谢拉皮翁兄弟”的创作颇有研究，他认为这些绰号并非随机选择，它们是有据可依的，是符合作家们的行事风格的。

伊利亚·格鲁兹杰夫——大司祭

列夫·隆茨——百戏艺人

维尼阿明·卡维林——炼金术士

米哈伊尔·斯洛尼姆斯基——司酒官

尼古拉·尼基京——演说家/编年史专家

康斯坦丁·费定——看门人/掌匙者（据列米佐夫所说）

伏谢沃洛德·伊万诺夫——阿留申

米哈伊尔·左琴科——没有绰号/持剑武士（据列米佐夫所说）

尼古拉·吉洪诺夫——波洛伏茨人（只有列米佐夫这么说）

弗拉基米尔·波兹涅尔——爱吵架的人（列米佐夫也提出过绰号装甲兵，并解释说意味着“勇往直前”）

“谢拉皮翁兄弟”中唯一的“谢拉皮翁姐妹”是叶莉扎韦达·波隆斯卡娅。

兄弟团队拥有自己选举成员的方式，该方式显然是出自霍夫曼的《谢拉皮翁兄弟》一书。兄弟团队的会议和纪念日都是对外公开的，客人们可以随时来参加。客人中不乏兄弟们的导师们：高尔基、扎米亚京、楚科夫斯基。还有一些是著名的作家和诗人：霍达谢维奇、福尔什、沙吉尼扬施瓦茨、特尼扬诺夫、列米佐夫、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克柳耶夫。画家有霍达谢维奇和安年科夫。文学家有埃亨巴乌姆和维戈茨基。经常来参加会议的女客人们有阿隆基娜、加茨凯维奇、萨佐诺娃、哈里通和加普兰，她们成为后来的“谢拉皮翁姐妹”。斯洛尼姆斯基在回忆“谢拉皮翁兄弟”们在会议上讨论的场景时这样说道：“兄弟们毫不留情地相互责骂着，这种相互谴责不但没有伤害兄弟间的友情，相反，还促进了兄弟们的成长。”

伏谢·伊万诺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详细地描绘了该团体在进行文学批评时的场景：“霍夫曼笔下有些‘谢拉皮翁兄弟’对同伴的作品是十分宽容的，但我们不同，我们是无情的……（进行文学批评时）在作者的脸上看不到恐惧，在其他‘谢拉皮翁兄弟’的脸上也看不到同情。身为首要发言人，‘演说家’尼基京非常尽责，他详尽地分析、称赞或者批评作家所朗读的作品。在现场可以听到费定的男中音，列夫·隆茨不太稳定的男高音和什克洛夫斯基恳求般的呼吸声。尽管什克洛夫斯基并没有加入‘谢拉皮翁兄弟’，但却是兄弟们最亲密的监护人和保卫

者……我们会残酷地指出彼此的缺点，也会为彼此的成就而热血沸腾。”

什克洛夫斯基在团体中扮演的角色需要我们更加仔细地研究。什克洛夫斯基本人曾提到，他可能会成为“谢拉皮翁兄弟”，但却永远都不会成为小说家。尽管如此，隆茨在其1922年的文章《关于意识形态与政论体裁》中指出，什克洛夫斯基确为“谢拉皮翁兄弟”的一员。楚科夫斯基也证明他确实加入了该文学团体。卡维林则认为，什克洛夫斯基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客人，但同时他也指出，有一段时间，“谢拉皮翁兄弟”们都将他视为团体成员之一。

显然，什克洛夫斯基在该文学团体成立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远不止于此。他在1921年的文章《谢拉皮翁兄弟》中首次以书面形式提到“谢拉皮翁们”，用波隆斯卡娅的话讲，这也就成为他们的“诞生证明”。什克洛夫斯基在文章中描述了这些青年文学家的真实状况：“尽管他们具有写作的技能，但却没有出版的能力。”

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什克洛夫斯基提到了某些文学流派的起源，以及它们对“谢拉皮翁兄弟”创作产生的影响：一方面是“从列斯科夫到列米佐夫，从安德烈·别雷到叶甫盖尼·扎米亚京的文学路线；另一方面则是西方冒险小说。”

什克洛夫斯基指出，团体内部分化出东方派和西方派。后来，在同时期的一封信件中，什克洛夫斯基还更加确切地表明：该文学团体的成员划分为“日常派”和“情节派”。得益于什克洛夫斯基的积极干预，《谢拉皮翁兄弟（第一本文集）》于1922年出版。这也是“谢拉皮翁兄弟”唯一一本文集。随后于1922年在柏林问世的《谢拉皮翁兄弟（海外版文集）》只是俄文版的扩展本。该文集使世人开始关注作者的风格特点，以及他们在作品形式方面所付诸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值得一提的是已成为传统的“谢拉皮翁式”的问候：“你好，兄弟！写作

十分艰难。”这句话出自费定与高尔基的通信。当时，费定提到了文学创作的复杂性：“每个人都曾接触过某种未经规范的学科，这门学科就是：写作十分艰难。”高尔基曾就该问题欣然回应道：“写作十分艰难——这正是一个极好的口号。”后来，卡维林还以此为书名撰写了一本回忆录。

“写作十分艰难”这句话成为“谢拉皮翁兄弟”的共同口号，它反映出该团体从文学学徒到逐渐形成个人风格及职业化的转变。扎米亚京在1922年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学生：“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这都是从培训班中学习到的……对文学作品中冗余成分的摒弃，也许要比写作更加困难。”

马克西姆·高尔基支持“谢拉皮翁兄弟”的文学实验并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一点从高尔基与费定的通信，以及费定的《高尔基在我们中间》一书中都可以得到证明。得益于高尔基的努力，该文学团体不但正式成立，而且实实在在地生存下来。在高尔基的申请下，“谢拉皮翁兄弟”还获得了衣食供给和经济援助。最重要的是，高尔基还在国外大力宣传“谢拉皮翁兄弟”的创作，商定外文译本的修订并监督维护作家权益。除此之外，高尔基在苏联也极力保护“谢拉皮翁兄弟”，使其免受批评责难。

斯洛尼姆斯基在1922年8月给高尔基的信中这样写道：“于我而言，在当代俄罗斯，该文学团体的存在是最有意义的，也是最令人愉快的事情。在我看来，不夸张地讲，您开启了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某个新阶段。”

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存在的时间并不长。1924年5月9日，23岁的作家列夫·隆茨英年早逝，该文学团体的辉煌时期也随之终结。对于隆茨的离世，费定在给高尔基的信中这样写道：“当然，我们每个